

纸上诗语(组诗)

捞光阴

追根溯源的人
一直在银河里
不只打捞黄金
也寻光阴的曼妙
还是忍苦的盐
勤劳的甜和人间
烟火,最亲近不绝如缕的生活

其实,打捞梦境的人
也是在救治时光中的自我
虽则仅把日夜劳碌活成了命数
始终未见渔网吐出苦水

白日梦里,我活成了一尾鱼
潜伏在波光粼粼的表象里
期待心爱的人策马扬鞭
催开鸟鸣溪涧漏下的一瓣心花
怒放在无边无际的洋面

临街的夜

临街的夜,已静不下来
月光踟蹰在窗玻璃上
失眠的路灯
令苍白的墙体发慌
有那么一瞬,行道树的侧影
倒在街道的石板上,不知
调和了多少星星的闪烁

另论

我们从未蹚过爱河,很大程度上
源于不好的水性
摸不清深渊的底细,就在面颊上
装点一丝难辨真伪的笑容

先打招呼的人,原谅了缺陷的视力
纵然隐含着傲慢和偏见的倾向
有时也暴露了一头露水的端倪

秋波清凉,水晕一圈荡涤一圈
相信未来的人,尝试了苦尽甘来
大多时候,俗念的本意暗中契合了
挑剔的肠胃,和逆耳的劝慰

褪色

夜晚,褪掉了白昼的明亮
我褪掉正装和客套话
与踉跄的风,和衣而眠

今夜,我要排遣一些误会
不关心会议记录,充耳不闻
窗外事,全身隐退名利场

最好褪掉偏见,省略虚假
轻淡夜来香魅人的气味
让季节的风驱散所有的阴霾

六路公交

在县医院与中医院之间
六路公交,像日月在穿梭
车上的人多是去看病的
或是去看病人的

我少病未必没疾,我不常在
终点站下车。我怕疾病
掠空了我的腰包,遮挡了
我门户前的亲切亮光

也怕流淌的点滴里
隐含着较量和妄自菲薄
假使手术过后,我还找得到
叶落归根的羊肠小道么

提在六路公交车上的心,放下
或忐忑,都是时间推搡着颠簸
阳光轻抚着明净的车窗
我与路过的鸟鸣,互道安康

诗歌

从夹江到夹江(组诗)

徐澄泉

瓷画长廊:流动的美学

在夹江,所有美的事物
都由火与土凝聚而成
比如古人的心血与智慧
以一种叫作瓷画长廊的存在
释放书画艺术美的气息
China,或者中国瓷
我们一生一世都必须热爱

现实是另一种流动的美学
一位美女款款游过长廊
她白皙、细腻、水灵的肌肤
仿佛雅鱼和丝绸
刚被青衣江水濯洗
任你怎么看都是瓷的品质
为了这道好风景
所有潜伏的诗人都浮出水面
目光和脚步
钉在一幅瓷画上
他们,同时停止了语言和思想

我是诗人中的例外者
我谨代表热爱美学的诗人
感谢夹江,感谢美

我是网红路上一条蛇

我是网红路上一条蛇
从大观山的皱纹里
一路向上蹿
泉水叮咚向下,归于青衣江
我背道而驰,去往任山深处
采茶,赏花,拍风景,看游人
会当凌绝顶
先与一只松鼠握手
再与一只翠鸟赛歌
青衣仙子衣袂翩翩
我小心轻拂,引她款款入云

宝成铁路

在穿越山体的通道上
积雪正在融化。行进者的呼号
衡量着时空距离
这一条文质彬彬的龙
与另一条咆哮的龙擦身而过时
它们的呼吸和心跳
一下子涌进我的体内
车窗玻璃上的夕照,光色朦胧而奇异
让意识变得模糊,不可捉摸
书写或修辞的渴望被拖着走
就是这样。我们身体的绵延
始终向着历史记忆
和想象力的边缘与纵深驰进
我明白我必须打通黑暗
从那巨岩的腹腔冲过去
径直洞穿古代。然而秦塞与蜀道近在咫尺,蚕丛及鱼凫
尔来四万八千岁,从周原到金沙
时间被青铜的声音穿透
在城市一派闪烁的灯火里
这里酣睡着的脸孔
或者像一朵白洁的曼陀罗
或者像一株红艳的蜀葵
而分割与糅合时间的机器轮子
与钢的道路摩擦着
从渭河岸边的柳树
到锦江边芙蓉花瓣的飘散
到人的语音的变化开始
一直标示着星际路上的尺度

忆锦江

去磨子桥的路上,花事变换季节
桥洞下尚有未曾醒来的浪子
说着的梦话,只记住一首民谣为桥文身

行过的雨天里,一遍又一遍地念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并非想让一切重新来过,并非啊

那日,坐在合江亭的茶楼里

自视甚高的峨眉山
让我仰息太久了
我自此不再忍耐
斜乜他一眼,只一眼
他便低眉顺眼了许多

我是一个低调的人
这一次,我高调宣布:
我,欲与峨眉试比高

从毗卢堰到东风堰

康熙元年,我是知县王世魁
在毗卢寺外,取一勺青衣水
为夹江坝的庄稼和百姓
解渴充饥

光绪二十六年,他们抬龙求雨
我把毗卢堰改为龙头堰

1930年,胡县长我开凿穿山堰
千万双慧眼壁上观
岂敢惊扰佛菩萨

1967年,龙头堰要赶时代潮
我就叫他东风堰

2014年,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抱得美名归

从毗卢堰到东风堰
意境深邃又邈远
毗卢胸中装三宝
东风心里有苍生
5113公顷的良田沃野
任由他——
朝露遍洒,晚风轻摇

与一位久违的朋友茶叙
看到垂钓者钓起的鱼,在阳光下
银鳞闪烁。推太极掌的老外
推得银杏树叶如蝶纷飞

被惊讶的一切,都不被猜测
花儿们在脑回沟里变得漫漶一片
而太阳早在古昔
就被锻成了一只金箔凤凰

唉,那曾经追随的时光
也该为永逝期待那么久,那么多
几只白鹭蜷缩在冷黑的
礁石上,像雪团一样

早春的雨顺着宽窄巷子的脸颊流淌

是早春,雨浸淫了琥珀的暮色
雨顺着巷子的脸颊流淌
与高大的悬铃木、银杏树和桉树
嫩绿的叶芽对话。门前的翠竹
门楣上的青藤灰壁上的苔草,以及
桃花和海棠花炽热舔舐的火舌
从来都不是我身心之外的事物

雨水一再把我的视线压低,低到
那由青瓦缘边落在石板上的水沫
都清晰可见。水能说出的
也是恋人从对方眼神摸索到的
斑驳的石盆里的游鱼,也沾染着
时光的犹豫,仿佛它们在倾听
那木门吱呀作响时,会为过客打开
怎样一段封存已久的记忆?

庭院里随风飘逸的兰香
透过镂花的乌木窗挑逗人的呼吸
绿茶、清谈、诗歌和乡愁抓住寂寞
使我细胞里的火星从岁月的阴湿里
突围。可我的眼神一直在

屋宇的画梁上游移,寻觅那一根
用我的胸骨镶嵌的古旧的椽子

在少城、满城,或者宽窄巷子

五兀山中书声琅

在千佛岩的一张宣纸上
“五兀书院”以题刻的形式
像书法一样凌空蹈虚
古人道劲有力的脚步
踢踏踢踏踢踢踏
把一个人的名字唤醒

我本吏部文选司郎中
现在是书院山长张庭
我爱这幅好山水
致仕归隐五兀山
看云望气,造纸研墨,写诗作文
性本善,道德经,修齐与治平
传道授业解惑也
认认真真做个夹江人

纪念五兀书院500年
我捐赠竹纸、诗书和遗址
青衣江水清且涟漪
琅琅书声,又在山中鹊起

我在千佛岩造浮图

那是唐朝,仓廩实
朝野流行消费精神
我随师傅从马村来到千佛岩
临青衣水,悬于铁石关
像一只蚕子贴在桑叶上
吭唷吭唷啃石头

世人谓我有功德,我为佛陀造圣像
2470多尊浮图呀
从隋朝,排列到明清

工程终将画句号
我把工匠们的形象凿在绝壁上
最后一尊,是我

雨水有一个凝固的表白,在那里
用历朝历代的砖石砌筑的墙体上
使阴阳划界的世界变得混沌
指纹和物证对生死保留沉默,即便
是那从左向右的“恺庐”书写格式
也被雨水晕染得模糊不清了

草堂一日

怎会在这儿?这儿是
乡音和时空的哪儿?
在语言连带的血泪之路尽头
还有一片草舍孕怀着谛听、思索和倾诉

一切像你,像流亡的悲喜剧
在野草和石径的直觉间感应力连
思绪有颗道心,丝丝牵动语言神经

活着的都死了,真死的才会活过来
你放置冥想在诗歌的祭坛上
混淆了神鬼都深谙的噩梦与惊醒

红墙弹回斑鸠的啼声
黄菊脸上的露珠齐声嘘光景
你啜饮的失败,至今深藏于苍苔

算了,我不愿与你眼眼相顾
即便你微暗的目光里有灵魂的字句
即便你害怕死在那些字句上

那澎湃的风,鼓荡柔弱而坚韧的怜悯
在你柔怀里摇撼覆舟的快感
却让我的目光
收于一地银杏叶飞舞的宿命

当回应风声的柴门,啾啾开合如呼吸
如幽灵吸附于梅树的枝丫,会有惊魂
在凛冬。开化,开花,释放暗香

而旷世的嘈杂已逼近心和灵
躲下去吧,躲进茅草和尘埃里
尘寰意绪混乱
一会儿欢笑,一会儿哭喊,一会儿呼唤

成都·时光的拓片(组诗)

孙谦